

## 筠廊二笔

### 序

余老而失学，欲继炳烛之勤，而灵源翳塞，明童昏如。尝窃自笑吞纸可以果腹，食字可以饱蠹，世即有之，吾弗能已。然以结习驱使不能自休，辄欲效海南宗人，晨夕陈五经拜之。冀以略识字于万一者，而匆匆尘块中，亦不暇以为。以是之故，凡以文字见遗者多至累帙，少至尺幅寸笺，谨拜而受之，虽不能卒业，心窃敬爱向往焉。牧仲先生见示《筠廊二笔》，本天咫，极民彝，朝章国是，前言往行具焉。余独能读之终篇，忘其老而倦也。先生以学术为吏治，两开府于东南，所至事集民和，以其暇则益覃精古学，著书满家，《筠廊偶笔》其一也。今兹晋冢卿，总百官，任大事繁，而诵诗读书为文章益不衰，此余之所以尤爱敬而向往者也。先生方以圣主眷遇之隆，出其胸中万卷书，尽展底蕴，以赞襄太平无疆之大业，而余且游优卒岁于山巅水涯，得先生所为《筠廊》之三笔及四、五笔不已者，坐卧读之，抛午枕之书，饱残年之饭，乐雨忘忧，不知其老之至也，则余所得于先生者不其多哉！康熙四十又五年四月十三日，泽州同学弟陈廷敬书。

### 筠廊二笔卷上

王文成题开先寺壁云：“中丞不解了公事，到处看山复寻寺。尚为妻孥守俸钱，至今未得休官去。三月开花两度来，寺僧倦客门未开。山灵似嫌俗士驾，溪风拦路吹人回。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，折腰解醒须五斗。未妨适意山水间，浮名于我亦何有。”余每讽此诗，枵触不少。

金明昌有七印：一曰“内府葫芦印”，二曰“群玉秘珍”，三曰“明昌宝玩”，四曰“明昌御览”，五曰“御府宝绘”，六曰“明昌中秘”，七曰“明昌御府”。又宋宣和天水双龙印，有方圆二样，法书用圆，名画用方。宣和、明昌二帝题签，法书用墨，名画用泥金。又宋高宗御府手卷画前上白引缝间用乾卦圆印，其下用“希世藏”方印，画卷尽处下方用“绍兴”二字印，墨迹不用卷上合缝卦印，止用其下“希世”小印，其后仍用“绍兴”小玺。见秀水汪玉水《珊瑚网》。

曩于京师拟同阮亭尚书选古今二十五家诗，为曹子建、阮嗣宗、陶渊明、

谢康乐、玄晖、陈伯玉、张子寿、王摩诘、孟浩然、杜子美、李太白、韩退之、韦苏州、柳子厚、苏子瞻、黄鲁直、陆放翁、元遗山、高季迪、何大复、徐昌穀、高苏门、皇甫子安、子循、郑继之，惜未能卒业。

《晋书·徐邈传》云：“豫章太守范宁，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，并吏假还，讯问官长得失。邈与宁书曰：‘知足下遣十五议曹各之一县，又吏假归，白所闻见，诚是留心百姓，故广其视听。吾谓劝导以实不以文，足下日昃省览，庶事无滞，则吏慎其负而人听不惑，岂须邑至里诣，饰其游声哉？非徒不足致益，乃是蚕渔之所资，又不可纵小吏为耳目也。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，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，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，遂使君子道消，善人舆尸，前史所书，可谓远识。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？’此论深得大体，余所服膺，然伺察之风不可开，而壅蔽之害亦宜去。必也公听并观，如舜之明目达聪，乃为善治耳。”

先文康起家阳曲令，常云：“前生不善，今生知县；前生作恶，知县附郭；恶贯满盈，附郭省城。”虽雅谑，亦官箴也。白乐天《有感》诗云：“莫养瘦马驹，莫教小妓女。后事在目前，不信君看取。马肥快行走，妓长能歌舞。三年五岁间，已阁换一主。借问新旧主，谁乐谁辛苦。请君大带上，把笔书此语。”俗称扬州养女者为养瘦马，当本诸此。

李崆峒、康对山身后皆遭发掘之惨。李墓在禹州大阳山，顺治间被发，为卢龙韩子新收葬。康墓在武功近郊，数年前亦被发。形已消化，而双目炯炯如生，与陈武帝须生白骨大相类。余有诗纪其事。

邵青门长蘅云：“咏物诗最难，即少陵咏物亦非至处。”余云咏物有二种：一种刻画，如画家李小将军，则李义山、郑谷、曹唐诸人是也；一种写意，工者颇多，要以少陵为正宗。必如青门言咏物非少陵至处，岂《房兵曹马》、《蕃剑》、《萤火》诸什犹有所不足乎？青门又云：“《画鹰》一首，句句是画鹰。杜之佳处不在此。所谓诗不必太贴切也。”余于此下一转语，当在切与不切之间。偶记元明人数诗，清丽可喜，附录于后。

虞道园《蛾眉豆种》：

种豆南山忆故乡，蛾眉分种喜封囊。

底须飞鹄能衔子，来许蹲鸱共淪汤。  
玉碗茶香分瑟瑟，瑛盘樱颗间煌煌。  
燃箕煮釜催诗句，更约邻翁共佛珠。

王秋澗《瓦甌》：

老雨崩崖为尔开，野人携赠入芸斋。  
埏陶有意存三代，奠献曾经备两阶。  
上拥圆吭蹲野鹤，中横皤腹怒池蛙。  
钓深免汝居危地，时插秋香慰老怀。

《糟鱼》：

霜刀截断玉腴芳，暖贮银罍酿粉浆。  
锦尾带赭传内品，金盘堆雪喜初尝。  
解醒未减黄柑美，隽味能欺紫蟹香。  
一箸厌馀成醉卧，梦横沧海听鸣榔。

江右董萝石《豆芽》：

芜蒞亭后得褒封，金甲银钩夺化工。  
滤尽宿泉冰有骨，种成深盎土无功。  
秋涵素质琼丝脆，水泛残衣黛粒空。  
野蕨纷纷登俎豆，凭谁为荐玉玲珑。

万茂先《黄牡丹》：

石栏行处乱闻香，红紫光中别有妆。  
侧面檀痕摇翡翠，重楼瓦色照鸳鸯。  
邓通鼓棹临花阵，豪客轻衫过粉墙。  
金带围开清赏后，广陵嘉事属姚黄。  
浅碧深红处处逢，青皇何意漏秋容。  
莺身近户光相照，蝶翅惊丸蜡自封。  
影伴穀城怜石瘦，愁连古碛觉沙浓。  
遥知九锡东风候，独立宣麻近九重。  
三千队里斗春晖，独洗闲妆见自稀。  
步月故披君后服，行春偷着圣人衣。  
野花过蝶风深浅，斗酒听鹂色是非。

为里为裳君莫问，六宫齐拜上皇妃。

丙辰、丁巳间，遇吴门薛东滨芬于长安，颇极文酒之乐。其《感怀和阮亭尚书》诸什，大有少陵风格。别去将三十年，访其踪迹不可得，即吴下亦无一人知者。

附诗：春风变原草，乡思入南湖。户冒虫丝网，田抛蟹舍租。展诗忆宗武，检帖寄官奴。愁听边笳入，谁堪揖竖儒。近得归乡梦，端居读反骚。歌声调昔昔，亭子望劳劳。王濬西风利，哥舒北斗高。于时岂无事，懒癖耐爬搔。已判长种菜，焉用叹无车。七日立春后，两行挥泪书。星浮项籍剑，草误子云居。好在门前柳，青归绕碧渠。四校横徂处，萧条虎豹村。青袍来魏地，白练约花门。驻日衔新酒，寻河失故源。全应随梦蝶，半已化穷猿。

顺治朝平凉府修城，掘地得石碣。一刻唐张说《钱本草》，樊厚书，书类《圣教序》。一刻皮日休《座中铭》，书类颜鲁公《多宝帖》。《钱本草》云：“钱，味甘，大热有毒，偏能驻颜，彩泽流润。善疗饥寒困厄之患，立验。能利邦国，恶贤达，畏清廉。贪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，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，令人霍乱。其药采无时，采至非理则味臭，及既流行，能役神灵通鬼气。如积而不散，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；如散而不积，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。一积一散谓之道，不以为珍谓之德，取与合宜谓之义，使无非分谓之礼，博施济众谓之仁，出不失期谓之信，入不妨己谓之智。以此七术精铄，方可久而服之，令人长寿。若服之非理，则溺志伤神，切须忌之。”

《座中铭》云：“恃道轻于人道，果不足贵。夸艺傲于俗艺，果能害己。怨宁失乎忘，惠宁失乎施，谦宁失乎过，敌宁失乎避。誉高不足乐，誉中必有毁。名高不足荣，名中必有议。不足防乎滥，有余戒之侈。无行纤巧机，无用奸欺智。夺权思己权，夺位思己位。谤人思己过，危人思己坠。藿食想饥夫，其食即饱矣。粗衣思冻民，其衣即温矣。何以拒佞人，无信己之美。何以处权门，无徇己之意。勿为仁义诈，勿作贞廉伪，勿为矫俗高，勿取要君利。一敬思众侮，一爱思百忌。伤是人之非，伤非己之是。在贫若思富，富者思季氏。在贱若思贵，贵者思宰嚭。稍盈念扑满，稍溢念欹器。吾道谅如斯，何忧复何耻。”

益都相国孙文定公廷铨有《与麴生绝交诗序》云：“麴生者，市井人。族

大蕃衍，居满天下，如青蝇集止，有人处则来如。闻其先兴于夏后氏时，尝因左右干夏后，将挟媚道以沉溺惑蛊王心，王觉而疏之，故五子之歌、妹邦之诰、宾筵之诗，皆咨咨致傲焉。至于春秋为祸弥笃，若齐庆氏、郑良宵氏、楚令尹子玉、邾夷射姑，追惟祸本，亦罔非厥辜。所不废绝者，以材近祝史，能事鬼神，又善为人居间侑客，可优俳畜耳。汉高帝微时，与其支孙遇武媪家欢甚，数顾之。及有天下，尝因朝集引入未央宫谒太上，太上为之怡颜，殿上皆称万岁，自是遂得出入禁中，不复呵止。孝惠帝时，齐悼惠王来朝坐帝上，太后怒甚，令于宫中伏甲刺王，赖帝觉之，未发逸去。城阳景王时尚少，忿其如此，及为朱虚侯人宿卫，阳尊事生，为斩诸吕亡命一人，卒诛锄之，自后诸黥散在人间。知人阴事、为作刺客奸人者亦少瞿瞿焉。元狩以来，其待诏掖庭，及与朝士游者，猥杂多故，不可悉纪，盖尝扼于东方朔，踏于灌夫，憎于班伯，嘲弄于扬雄，而晋魏之际，人主尚通，流俗放诞，嵇阮诸贤扇其余风，与生处者皆昏酣废事，尔后益不可制，官方为益荒矣。惟往来陶家者朗朗有节，人不厌之。向余乡诸黥，或在平原，或在青州，自称督邮从事，闻之未接。后一遇之亲串间，主人或称其贤，固以属余，匆匆为一握手而去，然犹且惭颜敛眉，惘惘不自得也。顷之有故人自远方来，贫家无欢，以生名为好客，适停闾左，飞竹索招之不至，会姓名已达客所，从室人之谋，倒顿橐囊，得百钱为贄，复往招之，然后逡巡徐来，来又不尽欢。客觉其意，辞去不顾，余始意生岂养虚近利，意气非真，将由交浅意不展耶！既余经营四方，南北旗亭，时一交臂，虽情杂楚越，风味略同，惟在燕市傍金台居者，游最久。每佳日清凉则至，疲暑则不至。退食闲暇，高朋在坐则至，公庭吏人簿书填委则不至。顾苦性不择人，好行小惠，甚乃佻佻。舍上客不顺，与僮僮下走酬酢款语于垆间，傞傞屡舞，此尤狂且故态为可憎也。余在统均历一考也，贺者在门，又有两生承制牵羊布币而至者，客延与语，皆叹曰：‘天家使温茂有醇行君子人也，市气尽矣，惜晚得之。’嗟乎，自余投林卧疴，故旧凋零，扶衰破寂，不免以旧意望生，不谓挟持两端，每于众中遭其侮弄，使人目眩心烦不可向迓。春朝秋夕，触事恨人。昔人有云‘贞女不以家贫改节，石交不以失势陨怀’，如生所为，宁堪酬对，裴徊顾恋，受侮将多。作为此诗绝之云尔。”

诗曰：“馭沓来何许，前席有黥生。参持清浊意，谬得贤圣名。举世悦滑泽，执手意易倾。初为礼法设，转与淫蝶并。区区挟瓶智，修饰益骄盈。令人发狂疾，举动祸罗婴。昔我穷读日，憔悴世人轻。感君时一顾，风雨听鸡鸣。虽来不须臾，澹澹见交情。既蒙提携力，追我于上京。招邀群贵门，所至得逢迎。披服或金玉，旅进多琴箏。嘉宾四面会，亲之如弟兄。腾欢心所愿，意得

智纵横。俯仰登光禄，翱翔人紫庭。一朝见天子，左顾列前楹。时余亦台府，公宴侍承明。龙舸昆池赏，鹰台九日登。君王赐颜色，飞腾藉德馨。欢娱一以散，投老返柴荆。亲戚罗故园，桃李布南荣。常思嘉节会，为君调玉笙。宁知初意易，非复少年行。臭味变中肠，羞池暗自惊。弦歌未及已，头岑意不宁。芳菲空满堂，与谁而目成。四座俱欢畅，衰鬓独惺惺。凭君侮老意，吹人断肠声。畴复堪潦倒，烂熳尽平生。逝当永离绝，行矣莫留停。”

代答诗曰：“麴生避席对，主人一何愚。贱子虽薄劣，家世颇有馀。含醇修令德，仿佛类玄初。馨香从风发，颜色日敷腴。处为韞匱玉，行为待价沽。一为君子使，三人承明庐。荐璧鸣前导，招贤托后车。何以酬嘉德，丝绳絮玉壶。何以陪？燕，炰鳖暨烹鱼。逢君腾达日，燕市顾当垆。龟勉自雕饰，因风托贱躯。盈盈席上待，冉冉府中趋。殷勤唯我有，斟酌自谁无。何意平原客，中遭遇谗谀。瓶罍皆成耻，醉饱亦惟辜。群迷还自困，遗恨在狂且。百壶随显父，一石侍淳于。但恢江海量，吾焉为祸枢。请借席前地，再一试驰驱。高堂陈宝瑟，香阁泛金凫。君其凭轼坐，观我戏前除。越席遥赐爵，促坐对腾觚。曲调先心变，投琼当而呼。短长嘲陞楯，饥饱弄侏儒。悲者为之喜，惨者为之舒。霍然病良已，何必读素书。嘈嘈逐客令，作计太迂疏。坐客闻此言，雄辩惊四隅。麾之不能去，颺蹙将何如。沉吟复沉吟，请君瓮中居。”

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上谕部院诸臣：“朕因天气炎热，特奉两宫避暑瀛台。今幸天下少安，四方无事，然每日侵晨，御门听政，未尝暂辍，卿等各勤职掌，时来启奏，曾记《宋史》所载赐诸臣于后苑，赏花钓鱼，传为美谈。今于桥畔悬设罾网，以待卿等游钓，可于奏事之暇，各就水次，举网得鱼，随其大小多寡，携归邸舍，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。谁谓东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见于今日也。特谕。”时臣萃官刑部郎中，躬逢其盛，谨稽首录此。

尝见一斧砚，铭曰：“立武以形，含英以理。李帷昼开，邺尘秋起。濡墨淳毫，壮心不已。”

南昌徐巨源世溥《友评》云：久客他山，不复聆佳人警效。今夏一入郭门，东西瞻盼，真如伧父，至于拱揖倔强，应对疏略，其所以异于田舍翁者几希。自笑比之苏耽，幸不为市儿弹击耳。乍见仲韶，握谈竟日。既暑且雨，留滞街南，自觉可贱，幸子庄寓楼可坐，时来憩语，笔墨之事，无不共之，主人亦不以为厌也。因杂取诗话书品评所遇同人，为子庄一笑。十七日见仲韶以后

，故友新交渐遇多矣，或见其诗与文者一并及时。朱仲韶本自僻奥，理性孤微，涉乱，貌悴而神益渊，乍见如卜肆中所画鬼谷子。初似顽拙，然愈传愈怪，古意终不可磨没也。康小范神气暄扬，于摧折后，刻自和光，如古器出土，为吴中好事者摩挲，锦袱檀函，但见光采，不复可寻斑剥。刘子山行步历落，肩膊沓拖，然自有士云初年风气。昔人谓嵇绍如鸡群野鹤，乐令曰：“君独未见其父耳！”于子山亦云。周羽聪好奇，其质固自闲秀，如拗性女郎，厌恶时妆，别欲自出簪制髻式，殊不知体貌本佳，反为膏沐自撻劳累。杨依依诗画字画，举体皆轻，如初春丝絮蘸水舞风，初无着处。刘建公刻意矜尚，句咏点画，纤毫不苟，而不肯着璀璨处，如名妓入道，其淡泊矜饬皆非本色，可爱处乃在人人俱欲近之耳。邓君胤不事边幅，固自父风，尚有一种，如雨后树木欲晴未得时，秀色皆为尘雾所蔽。黎耆尔诗有陈伯玉之风，作字立意为险，如猛兽奇鬼。初非正则，然要是间气。昔刘玄德见孙伯符，从阡阶上行，步殆不能复前，此君其吾目中伯符与。饶林上细理缓性，自制义外毫发不以分力，如修炼道士，望月吸日，只想飞升，更无余事。朱居六风气奕奕，触事玲珑，棋如韩信木罌度井陘而不作背水计，画如韦伯将悬空书榜而了无怖色，支道林所谓爱其神骏者也。子庄如名山远峙，其中树木水石，寺观桥亭，色色有之，而初不自表见，游者至则随所欲求，一一得之。余不佞如折本旧贾，重入宝山，物物能辨而不能买，亦复无可售者，而旧时相好者作谑及闻者探奇，不知此人已一无所有，而只抠破衲败絮结缚处终日索宝。辛卯秋为子庄书，世溥。

徐巨源，真南州高士，所为文章，取适己意，若他人不过唱莲花落。意在乞钱而止耳，然未免口角太峻，遂得奇祸，其著作必传无疑也。记丁酉入三山，携巨源新稿见周栎园先生，先生阅不两三叶，叹之再四，谓巨源生气已尽，恐不久人世。当时以为悬拟太过，及归途次建武，果得巨源恶信，此自周公法眼，知之在笔墨之外也。巨源老而穷，穷且不得其死，天既生之而更磨折顿挫以尽其意，不识生者何意。李商隐序李长吉，谓其抉溜性情，故不得寿得贵，则巨源之死宜矣。癸卯春正月廿四灯下偶检巨源旧稿，不胜恍然，同朱子庄共为叹息，黎士弘跋。

余到南州三载，求徐巨源文翰甚渴，自陈伯玠所刻《榆溪集》外，即片纸不可得。今岁春闻罗饭牛诵巨源赠诗云：“青山已是无常主，更写青山卖与谁。”又云：“记得扁舟初过访，草堂门外水齐天。”令人讽叹不已。兹又从朱子庄得巨源《友评》一卷，手书六百八十九字，文既散朗冷隽，字复本色。其引喻玲珑超脱，直是晋人风味。米海岳云：“前贤征引迂远，如龙跳天门，虎

卧凤阙。”是何等语。吾所论要在入人，不为溢辞，知此者可与读巨源此卷。辛未闰七月四日绵津山人葶跋。

徐巨源评友九人，合已得十则。句法疏宕，引喻处似嘲似谑，虽不必识其人，而其人之才与艺宛在目也。昔太史公作小赞一二语，逼肖其人，此评有之。第其中有刺谬者二。按《魏史》，韦诞字仲将，善楷书，明帝立凌霄观，误先安榜，乃笼盛诞，辘轳长垣引上，使就题之，去地二十五丈，诞甚危惧，既下头鬓皓然，是悬空书榜者，乃仲将非伯将也。又《世说》云，人有语王戎曰：“嵇延祖卓卓，如野鹤之在鸡群。”戎曰：“君未见其父耳！”今谓乐广语，亦非。虽然，巨源特信手行文，兴到笔落，岂暇屑屑考据，作村学究说故事耶。支道林善标宗会，而章句或有所遗，谢太傅曰：“此九方歆之相马，略其玄黄，取其神骏。”予于巨源亦云。钱塘吴允嘉跋。

祥符周雪客在浚《晋稗》载二事，其一正统朝于忠肃谦巡抚太原，有《悯农》、《采桑妇》二诗，先文康于天启朝令阳曲，手书刻县治屏上，至今犹存。《悯农》云：“无雨农怨嗟，有雨农辛苦。老夫出门荷犁锄，村妇看家事缝补。可怜小女年十余，赤脚蓬头衣蓝缕。提筐朝去暮始归，青菜挑来半粘土。茅檐风急火难炊，旋爇山柴带根煮。夜归夫妇聊充饥，食罢相看泪如雨。将奈何，有口难论辛苦多，嗟尔县官当抚摩。”《采桑妇》云：“低树采桑易，高树采桑难。日出采桑去，日暮采桑还。归来喂叶上蚕薄，谁问花开与花落。二眠才起近三眠，此际只愁风雨恶。割鸡裂纸祀蚕神，蚕若成时忘苦辛。但愿公家租赋给，一丝不望上依身。丁男幸免官府责，脂粉何须事颜色。收蚕犹未是闲时，却与儿夫勤稼穡。”其一阳曲县治有先文康诗版云：“黄口儿依母，卖儿完母钱。分明割己肉，何待别人怜。”此诗家集未载，敬为补入，知公诗文散佚者多矣。

偶得蒲州朱牧所撰关侯祖墓碑，事奇而文不雅驯，以示吾友冯子山公。山公走笔作《记》一篇，庶足与侯并不朽矣。

附《记》：天之生圣贤也，必钟祥于世德之家，故大孝尊亲，成思贻父母令名。予尝慨汉寿亭侯，生而忠贞，没为明神，庙貌遍宇内，血食绵千古，而其祖若考名氏独阙轶无考，侯在天之灵必有？然隐痛者。予每遇河东博闻之士，必周咨之，不可得。康熙十七年戊午，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，读书塔庙。塔庙，侯故居也。昌昼梦侯授以“易碑”二大字，惊而寤，见浚井者得巨砖碎之，砖上有字，昌急合读，乃纪侯之祖考两世，讳字生卒甲子大略，循山而求得

墓道焉，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。朱旦作《关侯祖墓碑记》，记中载侯祖石磐公讳审，字问之，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，居解州常平村宝池里。公冲穆好道，以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训其子。卒于桓帝永寿三年丁酉，享年六十八。子讳毅，字道远，性至孝，父没庐墓三年，既免丧。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，侯长娶胡氏，于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，其大略如此。昔赵宋时刘廷翰官贵，当追封三代，少孤，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，忘其家讳，太宗为撰名，亲书赐之，载在《宋史》，以为美谈，亦以教孝也。而况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载圹石，章章可考者，顾忍辄之哉？朱旦又言桃园结义之俗说宜辟，伏魔大帝之称号宜更，其论甚正。商丘宋公尝言壮缪恶谥，当易以嘉名，侯既杀身成仁矣，尚可以成败论乎！予并存斯盲也，以俟议礼君子。钱塘冯景敬记。

古今事有相类者。北魏长孙子彦尝坠马折臂，肘上骨起寸余，命开肉锯骨，流血数升，言笑自若，时以为逾于关侯。楚熊渠子夜见寝石以为虎也，射之没镞，及知其为石，再射之不入矣。此事已开李将军之先。又北周李远猎于莎栅，见石于丛薄中，以为伏兔，射之镞入寸许，视之乃石。文帝闻而异之，赐书曰：“昔李将军有此事，公今复尔，可谓世载其德矣。”隋元胄，文帝托以腹心。当帝为周丞相，赵王招谋害帝，帝将酒肴诣王宅，王引帝入寝室，胄坐于户侧，王令其二子进瓜，因将刺帝。及酒酣，王欲生变，以佩刀子刺瓜，连啖帝，将为不利，胄进曰：“相府有事，不可久留。”王叱之曰：“我与丞相言，汝何为者。”叱之使却，胄嗔目愤气，抽刀入卫。王问其姓名，胄以实对，王曰：“汝非昔事齐王者乎，诚壮士也！”赐之酒，曰：“吾岂有不善之意耶，卿何猜警如是。”王伪吐，将入后阁，胄恐其为变，扶令上座，如此者再三。王称喉干，命胄就厨取饮，胄不动，会滕王迥后至，帝降阶迎之，胄耳语劝帝速去，帝不悟曰：“彼无兵马，何能为？”胄曰：“兵马悉他家物，一先下手，大事便去，胄不辞死，死何益耶！”复入座，胄闻室后有被甲声，遽请曰：“相府事殷，公何得如此？”因扶帝下床趋而去，赵王将追帝，胄以身蔽户，王不得出，赵王恨不时发，弹指出血。及诛赵王，帝受禅，曰：“保护朕躬成此基业，元胄功也。”此事与鸿门樊将军何以异耶！

北魏李崇奉诏封蠕蠕，戎服武饰，志气奋扬，时年六十九，干力如少。又傅永年逾八十，盘马弯弓，常讳言老，每自称六十九。余今年政七十矣，念之惘然。

四明周岷公斯盛语余曰，曾于友人处见孟内水贮一螺，主人曰：“此异物也。”另取水一盂，入盐少许，置螺其内，螺壳开，飞出一蜂，高尺许，蜂尾一线缀壳内。飞舞良久，以螺还原盂，蜂遂缩入。其理殆不可解。

泰州宫紫阳中明崇祯癸未榜十八名，为诗四房李翰林士淳首卷。紫阳孙懋言巾今癸未榜十八名，亦为诗四房李编修凤翥首卷。当懋言公车北上，梦祖与之履，喜曰：“是绳祖武之兆也。”果符其言。

余分巡通永时，以公事过上谷，倡修杨忠愍遗祠，其四世孙聪福，以公《寿徐华亭文贞序稿》一纸见赠，文笔严正，具至大至刚之气，如其为人，书法亦大似文信国。装池宝弄，不啻鲁敦周彝。当时从聪福求阅《劾分宜疏稿》，以途中被窃对，惋惜数年。后，聪福之侄运条来吴，语及此事，运条曰，此疏实未失，今与《谏马市疏》并存祠中，其伯聪福所言，盖恐余留而不归耳。噫，奈何以鄙夫视我耶！快慰之余，因并纪之。

附文稿：君子之寿，当图不朽之真，而所以寿之者，贵有恳恳相勉，倦倦相成之义，琐琐年数之末，颂祝之私，皆所不取也。世之言寿者，不过曰享年有永而已，然命稟自然，固一定不易，年岁自积，于人之贤不肖无与焉。若以此为寿，则夫帘肆崛岩翁伯张里哆顛冥蠢怀残秉赋者，庞皓威蕤，不可胜数，且多不逾百年耳。过此以往，即绝景吞响，堙灭无闻，虽谓之不寿亦可也。惟夫修诸己者，道德卓萃，建诸用者，勋业赫耀，垂诸后者，典谟炜晔，则邈无纪极，可与天地相终始，夫是之谓不朽而寿之所以为真也。今夫言寿之至者奠天地若，然天地之所以为寿者，非谓其形体不毁已也，以覆载之德，生成之功，无声无臭之教，足以父母万物无穷耳，否则亦冥然翕聚之气，块然凝结之质而已，非所以悠久无疆亿载不朽者也。是故人知寿于年者为寿，而不知寿于理者斯寿之真；知寿于身者为寿，而不知寿于天下者斯寿之大；知寿于目前者为寿，而不知寿于身后者斯寿之永。非深达始终之故，善权修短之算者，孰能论寿于命数之外，而不求寿于年数之间乎？恭惟我夫子，黄阁元老，黑头相公，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寿之者，然观诸所修为者，所建立者，所垂后者，半生积累，已足垂万年不朽。视世之昏耄罔生、无所寄付者，修短之相绝也；亦犹萧艾夕枯之与松柏久茂也，荣辱之相背也，亦犹衣赭舆台之与危轩华衰也，已不可同年语，况由此而进焉。其所为不朽者，当益宏远峻懋，谓不可以寿之乎！昔丙年岁，二三子称寿于三槐堂，尝记夫子举爵为令曰：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其次言寿。”再令曰：“立德要知似德之非，立

功要知贪功之戒，立言要知尚口之穷，言寿要知罔生之辱。夫德，寿之基也；功，寿之舆也；言，寿之华也。”即樽酒教令之间而不朽之道备矣。然三者见其始而未见其终，着其端而未究其极，则诚门弟子之深惧。继自今上之果能永肩一德，不惕威改节以悦俗固宠；次之果能以身殉国，事专报主，建掀揭非常之功；次之果能崇正论，主国是，排邪议，黜枝叶，有格非反经，垂教范世之益；终之能居之以恒，至老不变，不先贞后黷，蹈所谓似德贪功、尚口罔生之愆。则可以辉名昆鼎，勒伐金册。三者垂万年不朽，寿即享万年不穷，而琐琐年数之末，诚不足言矣。使或较龄算之短长，略行谊之臧否，急一身之利害，视天下之治乱若秦越然，则已往之行隳于垂成，将来之年俱为虚假，斯不善自寿者之为，固知夫子必不尔为也。噫，夫子一身任天下之重，则所以图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终，天以天下之责付于夫子之身，则所以寿平格者不得不锡之以有永，又何俟门弟子琐琐劝勉颂祝之乎哉！

右明赠太常少卿谥忠愍椒山杨公所撰寿序，原稿一纸，乃以寿其师徐少湖者，文见集中。忠愍平时以浩然刚大、诚正义烈之气，发为文章，为心画，虽翰墨间有未工，犹当歿世宝若拱璧，况字与文俱清劲不苟，如其为人乎，真可与颜平原、文文山两公所作鼎峙并传者也。少湖系徐文贞公无疑，盖世庙时别无他徐为阁臣者，文贞入内阁，年尚未及六十，《序》云黑头相公是也。忠愍气节既自不朽，序中又以此期文贞，后来东楼伏法，皆出文贞之力，辅相两朝，勋名烂然，是师是弟信乎其能不相负矣。稿藏于忠愍裔孙家，因感牧仲先生重葺椒山废祠之谊，携此为赠。闻又有忠愍劾分宜二十四大罪疏，其原稿装潢成卷，前贤题识甚夥，并携置驴背上，欲以示牧翁，中道不知为何人窃去，牧翁痛加惋惜。琬谓公英爽在天，至今存想其风采犹凛然若生，决不令此卷湮没尘埃中，盍姑少俟之。康熙二十七年端午日，长洲后学汪琬拜观并盥手敬题于卷尾，时年六十有五。

是卷虽无岁月款识，然忠愍之裔酬恩牧仲先生者，钝庵先生断以为寿华亭相稿。读其言，刚大之气塞天地，贯古今，信忠愍笔也。华亭与忠愍、琅琊皆尝胆吞肝东楼，而两先生又华亭门下士，琅琊寿华亭愤发于酌者之词，纒纒激昂，与忠愍相表里。而余又见楚郭文毅寿归德沈公八十序，述患难，列谗构，亦复如之。古人不屑松柏冈陵其师如此。忠愍稿载本集未及见，见于牧翁先生署中。忧危刻厉，如睹其心，至大节日月悬之不赅也。戊辰十月抄梅川后学张仁熙谨识，时年七十有九。

按东楼罪状成，或问于华亭，当入椒山一段否。华亭曰：“不可。明主不為人臣受过，果若是，严公子诘朝骑款段出都门矣。”携印挟吏定律，俄顷而忠愍之气伸。其不入忠愍者，乃所以大慰忠愍者乎。两公炯炯？眸，相视莫逆。仁熙再识。

明世宗时杨忠愍劾分宜有十罪五奸疏，熹宗时杨忠烈劾魏珰有二十四大罪疏，两疏并垂国史，可与日月争光也。钝翁跋中误以二十四大罪疏属忠愍，当是一时讹笔，或老人健忘耶？漫堂夫子偶出示此卷，因为正之。康熙甲戌夏五毗陵郡长蘅。

淄川高念东先生官刑侍时，余为郎，受知于公，倡和恒至丙夜。公冲口而出，皆香山、放翁高致。其《琼花观诗》云：“锦帆千里赴雷塘，小杜风流事亦荒。何处琼花归劫火，萧萧鸭脚满长廊。”又《京师清明》云：“故园小圃又东风，杏子樱桃次第红。明日春明门外路，清明消遣马蹄中。”又《冯易斋相国博过松云庵见访》云：“户倚双藤禅宇开，无人知是相公来。相看一笑忘朝市，风味依然两秀才。”记冬夜于德州谢方山重辉寓斋，见公为五禽之戏，先脱去重裘，须臾赤身引颈，汗霏霏如雨下，座客为之惊叹。当其致政归，一对祖钱如云，汤潜庵斌适使竣还朝，迫送国门外，语余曰：“仆生平以未识高公为恨，今亲其言论丰采，令人尘心都尽，抑何幸耶。”王尚书阮亭常述公三事：一公少宰家居时，夏月独行郊外，于堤边柳阴中乘凉，一人车载瓦器抵堤下，屡拥不得上，招公挽其车，公欣然从之。适县尉张盖至，惊曰：“此高公，何乃尔？”公笑而去；一达官遣役来候公，公方与群儿浴河内，役亦就浴，呼公为洗背，问高侍郎家何在，一儿笑指公曰：“此即是。”役于水中跪谢，公亦于水中答之；一公赋诗兀坐斋中，一无赖子与公族人相角，走诉公，且以头撞公，家人奔赴劝之去，公徐问曰：“此为谁，所言何事？”盖公方酣吟毫不挂念，其胸次为何等耶。湘潭王山长送公还山诗甚佳。

附山长诗：晴郊风雨斩然新，端为临歧啸咏人。亭畔柳枝先带绿，陇头梅信已含春。有根慧业多生种，上声。无系轻装五岳身。不比堕驴犹恋世，逍遥真觉远埃尘。聚散如萍浑不期，行藏有道更何疑。宦情自是怀来少，公事非固欲了痴。撒手悬崖皆坦步，冲肠嬉笑总新诗。辩才无碍圆通在，岂仅犹龙柱下师。千古冠裳旧帝畿，几人谈笑咏歌归。抽簪便戴鶡冠子，解纆旋更大布衣。（公行时着布袍）。入蛰神蛟藏爪鬣，行空天马卸街机。等闲俟命能居易，不待行年始悟非。相依不厌话频频，为喜天机烂熳真。道广岂能无泛爱，机忘自

可历风尘。文人结习由多识，上座机锋欲现身。笑指寒岩枯木语，三冬暖气又回春。

王荆公《百家唐诗选》二十卷，沦没已久，余曩得残帙八卷，付山阳丘迩求迥刻行，近复得乾道间盘谷倪仲傅旧本，所亡十二卷皆在，更属迩求续刻，称全书矣。按荆公此选，唐贤遗弃最多，殊不满人意。或疑此非真本，不知荆公凡事孤行一意，全不犹人，此选出公手订无疑，但未尽善耳。严沧浪《诗话》云：“荆公《百家诗选》，如沈、宋、王、杨、卢、骆、陈拾遗、张燕公、张曲江、贾至、王维、独孤及、韦应物、孙逖、祖咏、刘昫、刘长卿、李长吉，皆大名家，均未入选。李、杜、韩、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载。荆公当时似但据宋次道所有者选之。”

乃序言：‘观唐诗者观此足矣。’岂不诬哉！”近王阮亭尚书亦云：“三复荆公此选，不解其意义所在，以为古物宝惜之则可，以为佳选则未也。”

山东臬司厅事前一青石白纹，宛然七级浮图，曾为一署官窃去，司役追取，署官怒而掷之地，裂为两段，今仍安旧处。同里沈文端公鲤为明神宗朝名相，居乡有万石家风，余藏公家书一通，字字皆省身克己之学，每一展阅，如闻晨钟，发人深省。王阮亭尚书已采入《续名臣言行录》，今载识于此。

附文端家书：本府粮厅魏公祖有书礼寄到京上，家下备贺礼并书送去。学道考试毕，速寄信来。王父母赐扁，曾央大哥往谢否？尔此后只以不相见为主，宁可礼上差些，勿要开了此端。出入公门，招惹是非，且受劳苦，拜客只可骑马，不可乘舆。家下凡百俭素恬淡，不要做出富贵的气象，不惟俗样，且不可长久。大抵盛极则衰，月满则亏，日中则昃，一定之理，那移不得。惟有自处退步，不张气焰，不过享用，不作威福，虽处盛时，可以保守。近者江陵张老先生一败涂地，只为其荣宠至极，而不能自抑，反张气焰，以致有此，可为明鉴。我今虽做热官，自处常在冷处，必不宜多积财货、广置田宅，使身终之日，留下争端，自取辱名。尔能体我此意，凡百学好，已知持满之道，只愁尔一向来得门面大了，无富之实，有富之名，日后子孙不免受累。为今之计，要损些田土，减些受用，衣服勿大华美，器用宁可欠缺，留些福量，遗与后人，此至理也。留意！留意！秋夏粮要委定冯运，及早上纳，多加与些火耗。各庄上人常约束他，莫要生事。舍与穷人绵袄一百个，趁早预备。亲戚中贫者孤寡者，（此下缺数行）既糊涂到此田地，你与之辩论何益？此后只任他胡说

，任他疑惑，不必发一言，不必生闲气，暮年光景，顷刻可过，何苦如此，只图洒落为快也。文姐有娠，临生产时，寻一个省事的收生婆看。钟老速打发来罢，他有八十余老母。周务本急欲回去，王魁且留他跟我，九月间要随驾上陵。我求归之意已与申老先生说过，尚未见许，过日再图。沈埭近日颇知读书、讲书、作文与处家之事，都晓的些，可寄信与尹中峰宅上，说明年亲迎。粟庵不知几时起身，房已替他寻下。八月廿一日书。书中所云多至言格论，除随时一二事外，其余宜不时观览，自有益处。坊牌既不能止，随府县建在那处，只不可妨碍人家。既有自备木料，官木料不必用他的。吾年近九旬，官居极品，百凡与人应酬体貌，自宜简重，若上司与本处公祖父母礼必不可少者，不得不与相见，闲常枉顾只可以居乡辞谢之而已，仆仆往来，不无太褻。出门如见宾，入虚如有人。独立不愧影，独寝不愧衾。

右归德沈文端公家书一通，字字圣贤忠恕之旨，予方欲续《名臣言行录》，因从牧仲判院借归，手录藏之。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，而犹不免四明之忌、妖书之狱，震动天下。吁，可畏哉！康熙十六年夏五新城后学王士稹谨跋。

明神庙中緘退廉恪，尚有古遗风，文端翼翼拜牌，出于悱惻，岂伪哉！而四明构之，党议实始，究之妖书之狱久而愈白，过不在文端也。文端细行必谨，尝闻之牧仲先生。文端寿，族子聚祝，喜而哗，箸碗皆声。文端从容言：“吾家不下宋栗庵，然亦有一事不及。”众骇问，文端曰：“栗庵族食，碗箸无声耳。”众凛凛。今读先生家报，肃如万石风规，乃知从容一训亦家政之余也。先生又云年近九旬，官居极品，其言若此，如坐抑戒武公其上而恍惚遇之。康熙戊辰十月杪梅川后学张仁熙谨识、时年七十有九。

余康熙庚戌撰《筠廊偶笔》，载宋拓《淳化帖》第九卷事，中多缪误。后二十八年丁丑得原石，始为正之，刻跋其后。

附跋：宋郡南有幸山堂，为宋高宗驻蹕之所，明崇祯中沈氏浚池得石一片，两面刻字，乃《淳化帖》九卷、第一二两版王献之书也，旁有“陈怀玉镌”四楷字，董文敏见而爱之，后寇乱失去。康熙丁丑，余侄（士寿）偶掘地复得，拓以寄余，笔画道劲，精采奕奕，为北宋刻无疑。按《阁帖》祖本用枣版，而陈简斋云：“太宗刻石，宠锡下方。”则《阁本》固有石刻也。南渡后摹刻者纷纷，曹士冕《法帖谱系》云：“襄州刻本第九卷《大令帖》，毁于王旻之变。”余曩撰《筠廊偶笔》，即以此石为襄州所失，不知旻变在理宗端平三

年，以地以时，相去远甚。且既毁矣，安得复出？今为正之，别刻一石附帖后，俾旻（土寿）永宝焉。余曩以西江诗派论课士豫章，率昧于题旨，鲜当人意者。新建张吏部扶长泰来致政家居，耄年好学，撰《江西诗派图录》，首述吕居仁所定宗派，次总论，次小传，次与客问答，甚盛举也，暇日摘录于此。

黄山谷以下凡二十五人：陈师道、潘大临、谢逸、洪朋、洪刍、饶节、祖可、徐俯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汪革、李（牟亨）、韩驹、李彭、晁冲之、江端本、杨符、谢（上卅下过）、夏倪、林敏功、潘大观、王直方、善权、高荷、吕本中。此浚仪王伯厚《小学绀珠》定本也。胡氏《苕溪渔隐》与《山堂肆考》有何（岂页）而无高荷，且列洪朋于徐俯之后。《豫章志》有高荷、何颙而无何（岂页），吕本中复不在二十五人之中。恐传钞有误，今并记之。

附扶长《论略》：说者谓居仁作图，既推山谷为宗派之祖，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。今图中所载，或师老杜，或师储、韦，或师二苏，师承非一家也。诗派独宗江西，惟江西得而有之，何以或产于扬，或产于兖，或产于豫，或产于荆梁？似风土又不得而限之矣。或谓三百五篇而后，作诗者原有江西一派，自渊明已然，至山谷而衣钵始传，似宗派尽于二十五人也。及考绍兴初晁仲石尝与范顾言、曾裘父同学诗于居仁，后湖居士苏养直歌诗清腴，盖江西之派别。坡公谓秦少章句法本黄子，夏均父亦称张彦实诗出江西诸人。范元实曾从山谷学诗，山谷又有赠晁无咎诗：“执持荆山玉，要我雕琢之。”彼数子者，宗派既同，而不得与于后山之列，何也？吕公尝撰《紫薇诗话》，见诸篇什者，仅八九人而止，余悉无闻焉，抑又何也？闻公尚有《师友渊源》一书，惜未之见。大抵宗派一说，其来已久，实不昉自吕公也。严沧浪论诗体始于《风》、《雅》，建安而后，体固不一，逮宋有元祐体、江西体，注云元祐体即江西派，乃黄山谷、苏东坡、陈后山、刘后邨、戴石屏之诗，是诸家已开风气之先矣。居仁因而结社，一时坛蝉所及，遂有二十五人，爰作图以记之，诂必溯其人之师承，计其地之远近欤。观吕公自序，有云：“同作并和，虽体制或异，要皆所传者一。”其崖略殆可睹矣。宋大中丞牧仲先生采风，以此命题，友人有过蓬户而下问者，聊书此意以答之。犹恐世远言湮，即举二十五人之姓氏，索其详而不可得，乃纪厥爵里，遍览群籍，摭拾遗事，录其有关于宗派围者，人各立一小传，编次成帙，名曰《江西诗社宗派图录》，俾后之学诗者得以览焉。

蕲州顾黄公景星有《后哭曹石霞诗》，载石霞归枢事甚奇，可哀亦可敬也

。附诗并序：胤昌字石霞，麻城人，崇祯十二年乡试第一，十六年进士，授嘉定知县，不事吏治，左迁福建照磨，转入云南。顺治八年，潜归里，内院洪檄致军中，佯狂谩语，醉吐污洪茵，又以诗诮之，遣归，益放浪，托于佛仙。父某，前永昌府判，卒于官，顺治十七年云南始八版图，胤昌扶病奔丧，甫入境，有文氏四岁儿迎呼胤昌名，诵其闾牒曰：“我汝师也，己卯主试章正宸，我是也，与君同行矣。”无何儿殇。胤昌奉父母之丧，并挈明滇南督学黄冈何闾中柩，至昆明病剧卒。家人虑道远，寄置何柩，胤昌轻重不发。其弟曰：“兄为何公柩也邪。”舁何柩至，数步又止。其弟曰：“兄为何公先辈且客也。”前何柩乃发。

予闻其事，作《后哭石霞诗》，康熙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记。紫府韩苏未足疑，九泉杜郑尽交期。君亲恩重生难背，滇岭跳还死较迟。白马望中犹待友，黄泉归去亦寻师。孤臣墓志知谁托，即事还堪野史题。东坡见梦于莫养正为紫府押衙，韩魏公紫府真人也，石霞亦降乩云与章先生皆紫府判事，事毕当生山东云。

康熙十年五月十八日，镇江府迅雷烈风，昼晦如夜，掣去漕船一只、民船二只，不知去向。月河镇地方，陨酒数十坛，平置河侧。四面山地方，掣去乡民庄建源房屋百间，瓦砾无存，伤死男妇无算。远见四龙斗于云中。是日也，楚中亦大雨，寒凛如冬。顾黄公有《龙螫诗》。

附诗：虎头沉寒湫，乖龙驱不起。玄黄斗何事，去簸江海水。生灵与息壤，上帝爱莫比。谁怒钱塘君，作螫万人死。连年淮泗溢，更苦黄河徙。幽豫连荆扬，赤地几千里。米粟民之天，所重非酒醴。汝龙寓何意，夺彼而与此。糟（米离）可醜，醉乡难与理。恐此复偶然，天心敢揆揣。